

番書
十六



特
1735
80



特
1735
80



晉書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此係八年明治
冊山同八治
悼君田一人
所購以贈

魏川生鳳蘭
氏蘭南南

武昭王諱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奔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和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騰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艸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

及名聞
尾

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
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
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磨之言邪
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
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
將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
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
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
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
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
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
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

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唱以甘
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
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
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
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二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
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
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
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
尊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
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
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

宋繇張謖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
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
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
守趙開爲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
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
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
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
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圖讚曰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
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
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
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

表詣闕曰晉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
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
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
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
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
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
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
囊括關西化被崑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
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尅隆
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
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
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

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
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
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
太守柔荷寵前朝參泰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
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
之隆勒于天府妾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
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
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上業隆一匡
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
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
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

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
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
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軼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
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
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群寮曰昔
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
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
今惟蒙遜鴟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
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
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

建康太守鎮樂涪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尅已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

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畱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玄盛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傳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

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
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
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
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曆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巴東人
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
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
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
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
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群議假統方
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
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
酒泉戒戎廣午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

前路竊以諸事艸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
苻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
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
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雷部分
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
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
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
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
動靖續聞玄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
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
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
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

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
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誠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
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
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
懼弗尅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
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
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
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
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
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霸圖

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
旣而禿髮偃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
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
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
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
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
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領竒秀水之凌霜
挺修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
戢繁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
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湯林宛首
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續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
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
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吸王居誥誥百辟君希
虞夏臣庶獲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摛紳淪胥
而覆溺呂發爨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
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闐而無
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
雄霸之想閭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絕路而繼軌膏
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悵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
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
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崐嶺以爲墉總奔駟之駭
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崑嶸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欽岑榛棘
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鷄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

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
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軼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罕網以遠
籠豈徒射鈞與斬袂或脫楛而纓絙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
陸拔翹彥于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于艸廬
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
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
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
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于
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
潤雨嶠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群龍而奮策彌
萬載以飛榮仰遺塵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

緯之所寧赴赴平城翼翼上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
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
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寐表略韻於統素
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
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
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
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乖喪失
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九國人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
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
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
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王簿梁中庸及劉彥明

等竝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
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
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嬪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
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
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
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
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
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
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
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
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

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
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
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竝并兼之本實在農戰
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
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
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
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
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
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
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
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
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

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
姑臧南門崩墮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
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
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
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
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
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
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
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
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
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
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官嬪

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矜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竝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豐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速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勸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

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龕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隄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二千連版爲橋潛欲決隄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

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不基克昌來裔

魏川中鳳尊
氏蘭南南

魏川中鳳尊
氏蘭南南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
 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
 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
 劬集包思執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
 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
 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
 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
 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臣致錫金
 之慶陽雍標一作時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

標

一作

時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

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緬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令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

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恭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旣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菴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乳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

庭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殫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

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塋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鳥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

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自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毋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

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塋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塋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塋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

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攷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
卽於攷前自撲而死攷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
者積二十餘年攷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
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
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
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
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攷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
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
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
黯無以過之攷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
爲攷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
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

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攷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襄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
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
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
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
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
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
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筭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
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妻一作樂

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
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衮乃引其羣
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
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
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
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
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
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
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衮乃刈荆荊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
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
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

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衮哀其早孤
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衮父
誠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
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嘗與
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曰
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
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
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
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
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
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
車而迎衮遂巡辭退請徒行人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

舍旣而衮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塙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脅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

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恂茂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故曰摺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旣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

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竝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晏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

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舍

顏舍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舍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

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舍惇行贈以甘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舍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舍課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屢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舍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舍舍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闔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舍爲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

舍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舍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矧盜跖其惡孰深或

曰正矧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舍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舍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于舍舍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竝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殷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

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

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

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
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
旣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
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
反政然聖迹稍羸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
至也罔竒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
於劉聰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
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
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邑士不修操行者無得
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
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

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
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
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
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泫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
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
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
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窵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貧供養
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
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
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

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錡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旣過談於橋上以錡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厥寃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於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爲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

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鄆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乃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

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温竝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

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舍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栢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

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竝孝養可崇清風素艷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澗栢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晉書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終

魏川屯鳳臺
氏雷南南甫

晉書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魏川屯鳳臺
氏雷南南甫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耻臣

于戎虜張禕引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
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
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行事以
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
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
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
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
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
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

舍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
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
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
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
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
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
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
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于閭蔽自
頃禮官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
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
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
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

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暈
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
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作
乙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
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
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旣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
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
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
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侍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
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
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譙會召董艾葛旟等共
論時政艾言於冏曰稽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

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
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罽絨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
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
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
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
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
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
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
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稽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
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
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
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

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勲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舍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

三十餘人長子聃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宜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舍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舍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舍爲之讚舍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盡真人于刻桶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

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
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
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
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
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
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
有愧色齊王罔辟爲征西叅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
騎記室督尚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且出督
戰夜還理事含言于父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
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
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
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督各有主

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父從之乃增郎
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
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
得應召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尋授
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
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
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
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
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勸疑含將爲已害夜掩
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卽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罔爲大司馬以豹

爲主簿罔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罔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
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
心下士開懷納善欵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
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
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
間覆車之軌欲與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
於舊魏新野大封于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竝興戎馬處
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
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
蒺藜生庭與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
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

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
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
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
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爲
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
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
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
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
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
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
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
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

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
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且之禍
未知所恨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
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
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
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
國比一作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
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
典一作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
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况
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
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父至

于罔案上見豹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罔既不
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
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
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
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邁危害慮在一且不祥之聲可躡足而待欲
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
阻衆心嚙啗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邁惡導奸坐生
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
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
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
罔敗

劉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旣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逃言于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塙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

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于好時接戰夔衆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遲顥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顥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顥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顥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顥于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卽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

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塲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羗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饑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

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

使我畏死鷓乎育執刃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

所顧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顧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顧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

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

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故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劔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欵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

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又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人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

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又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楊一作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叅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

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叅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竝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

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惺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惺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惺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惺兄弟竝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

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爲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

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

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負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

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叅軍史頴近於賊中得齋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叅其府事稍遷武

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旣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旣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尅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悲而

碩據

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爲宛

戊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彧執太守宋晏以城應
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
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季
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
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
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
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
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
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
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
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
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
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
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
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
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叅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

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踐

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罍付禕密令鳩帝禕
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
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
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
而竝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
之先者乎且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宜竭其
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竝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
獲譏揚摧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
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稽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
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西川忠貞堂
氏園

晉書九十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為撫導之
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
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德音良能以
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秦始受禪
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
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
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
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

西川忠貞堂
氏園

放濁爲通彈寇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寢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右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一作降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旣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害芝經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師中會蜀相

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爲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卽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許保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悞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

爲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卽位進爵潁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贈贈有加

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父停痕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

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巖字季象亦有幹用任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傳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

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大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崧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氏賊李驥所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

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
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健爲太守蜀土
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
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稚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
孝廉除浩豐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
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
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豐長以修勤清
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
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
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
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
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
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入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
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
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
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
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
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一作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
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
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

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衾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

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覩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覩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囹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囹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

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罔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又以為驃騎司馬又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尅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迨等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攄攄前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迨戰于鄆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廐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

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晔

范晔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

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微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羗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因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政平

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鑿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尅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

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殺身事孤主上爲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疆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

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器一作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未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

六晉書九十九
九
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

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顛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

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見弟子綬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中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醜洎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

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筋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

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
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
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惟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
亦終始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
焉元興初詔曰夫家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
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
族菲已絜素儉愈魚殮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
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
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
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
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

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
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灰陋內外茅屋六
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
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葺每月初得祿裁留
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
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露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
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
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軍主簿
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
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
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

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為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已克勤顏遠之中寃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惡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纒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晉書九十 列傳第六十終

魏書卷九十九

晉書九十一

魏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脩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

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
務兵權而主好期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
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脩立
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
以博物叅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
揚底定區寓又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
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
懷遠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埽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
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
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
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
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

范平

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
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考矣鄭冲等
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二公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
焉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
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
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
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
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
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掾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請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

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
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
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
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一作王充上疏曰
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
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
挺貞素高尚邈世東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疆識
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
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
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
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
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

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
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
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
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
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
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
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
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
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
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

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
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犇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
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
門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
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
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
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
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臍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
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
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
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
時青士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淨自
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為之
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華
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為魏尚
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
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
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
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
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

家卽歛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
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
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
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甚有惠政
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
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
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

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踈族范廣
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
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
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
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
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
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
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
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
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

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
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
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
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
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
二縣皆有各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冲淡與俗異軌考槃
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
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
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
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
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間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
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

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
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郵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
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
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
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
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
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
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
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
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
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
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軌

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
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烏之
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
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
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佯僞著任子春秋
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
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
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
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
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
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
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
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
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
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
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
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
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

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
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
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
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
所在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
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
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
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
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
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
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

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
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
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
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
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
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
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
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
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
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
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
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

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竊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
寶所讒出守一無守字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
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
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
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
賓沉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
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
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
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太
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
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
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

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
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
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
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
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
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
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
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
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
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

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
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
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執制
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
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
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
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
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
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
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
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
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
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
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
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
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
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
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
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
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
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

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群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子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

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忸而况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摠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
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
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
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
塞素餐之責矣一作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
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歛無厭不可謂厲身
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
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
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
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
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

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
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
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
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
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
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
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
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
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以侃侃
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
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
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

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
無日于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
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
時于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
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箕
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
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蹉蹉之稱而非
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
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
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
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
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

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
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二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
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
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正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
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
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
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
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
已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
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
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
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

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為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如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遠千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

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

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幙府之輕一作小

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

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
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愾
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
卒於餘杭今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
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
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
通儒至慕容暉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暉爲
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
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杭志柴門行齊
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
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
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
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
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淪微言復
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晉書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禎圖
 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
 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
 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
 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軌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
 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
 龍於綈槩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
 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
 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道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

魏川生鳳圖
 氏蘭印

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
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
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
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
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
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
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
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
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旣謝天
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

豹變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
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萇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
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且不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
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
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譯
充物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
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敷神心所授不言
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
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
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
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茫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

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岐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治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皇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慧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

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
龍曜於北陴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
據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
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
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
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秦濛南暨丹炮北盡
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
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
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
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
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
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

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
之難測偉二儀之宏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鑿於
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
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竒好異敖
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
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
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
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携手躊躇
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
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于萬里
曲旣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
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

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洩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悽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瀟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洄咧繚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颺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

靄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蛸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礪硠震隱訇磕啣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竒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綬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

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
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
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
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
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
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
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
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
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
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

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
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非
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
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
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
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
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川之逸
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
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
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竒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
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籍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
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

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二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罔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

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滇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誦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譙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

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
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
殖橘柚於玄朔榮一作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
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
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
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
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
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
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滅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
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

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
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
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翩翩倫黨之間弄姿
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
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笑笑飄寄臨沙漠
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
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
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
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
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為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學尤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為石勒所殺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

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索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文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韞會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

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夾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噲爲雅量瓊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麓發爲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眊眊

者以難入爲疑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嗾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啞
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
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以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
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
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
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闔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
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
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
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
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
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

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
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
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蒨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
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
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
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
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闔門於船
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
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
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故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渡江母隨兄

肇爲安樂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洎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繁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鏑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竒秀道率天貞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

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暮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栢漢登蕭張艸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颶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淶水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諡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

相府紀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迹標竒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干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願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楊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竒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

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藉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蕘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竒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

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實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陰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雋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閩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籠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氷津之擢陽艸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貞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一作三典尅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一作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浴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

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闈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
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
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
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
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
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
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
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
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
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

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
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
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
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
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
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
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于似之門而逐適物之迹迹逾篤離
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
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
義教之殺而不覲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
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
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

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闇實師明匪子
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
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
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
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
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
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
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
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願深妙大象幽玄
棄餌收罟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一作拔本
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
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

不可以一作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
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
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
子征北將軍褚哀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哀將許之爲
縣試問之充曰窮後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
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
條貫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
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顯
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
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

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表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寔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

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與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貞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名節君

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不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

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旣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邇逸志不羣總角斷王則素契於伯持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

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譽誇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司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火德旣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軋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作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情

情幕裏筭無不經疊疊通韻跡不蹙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岸高疑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邪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載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暎天下邈哉太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曲直跡滂必僞處歿匪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旣同情

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
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獸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
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雰宗
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
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繆綢哲
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旣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
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
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
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
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艸求君定交一面栢栢魏武外託霸跡
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耀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斲隔于

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
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
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
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鶴鳴固慎
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
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
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
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
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
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遺風
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

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督宋元木俱作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追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

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

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亭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暎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

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旣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賔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囚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

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
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
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
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
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
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
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
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
之宥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
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
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
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

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
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
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
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
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
側猾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況乘舊
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
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
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
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
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脩刑
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

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舍

羅舍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綬滎陽太守舍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

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舍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爲舍州將引舍爲主簿舍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賂遺舍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舍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劾舍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

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

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

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

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郭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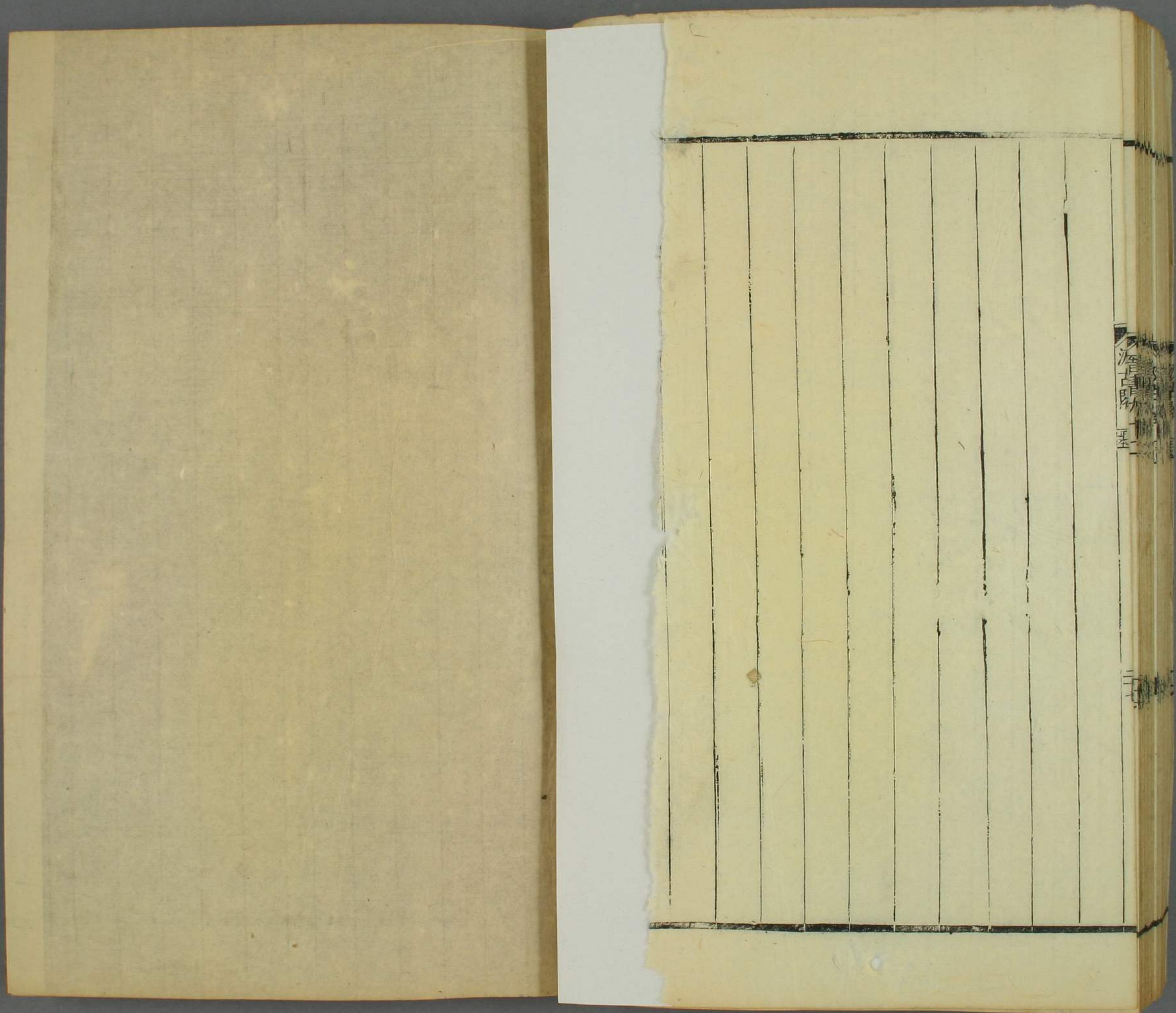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旣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立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

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
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夫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
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
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道邁夙備成德
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
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
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彦曹毗沉研
祕籍踈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
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擅奇
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
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
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

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豕垂法宮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
金子安太冲邁文綺爛袁庚充愷縉藻霞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海
古
助
一
五

三
五

